

触摸和障碍 Touching and Barriers

汪民安 Wang Minan

人类总是在试图交流，即便不能发声，即便不能观看，即便不能相互倾听，但是，人们难以阻止这种交流意志。为什么要交流？人终究是群居的动物——黑格尔早就发现，人只有借助他人才能认识自身和造就自身。或许，人的历史，就是一个人不断地增加自己和他人交流频率的历史，就是不断地改善交流技术的历史。确实，正是基于交流的意愿，人们在不断地改进各种各样的技术，从最初的语言和记事文字，到今天的电脑技术——人们一步步地将自己推进到一个信息时代。问题是，交流技术和方式的增加，并不意味着相互理解和交流的深入——交流技术的改善，或许令人意外地加重了交流障碍。也就是说，今天，一方面，人们可以借助各种技术来交流，另一方面，人们却越来越不知道如何交流；一方面，人们越来越渴望交流，另一方面，人们越来越拒绝交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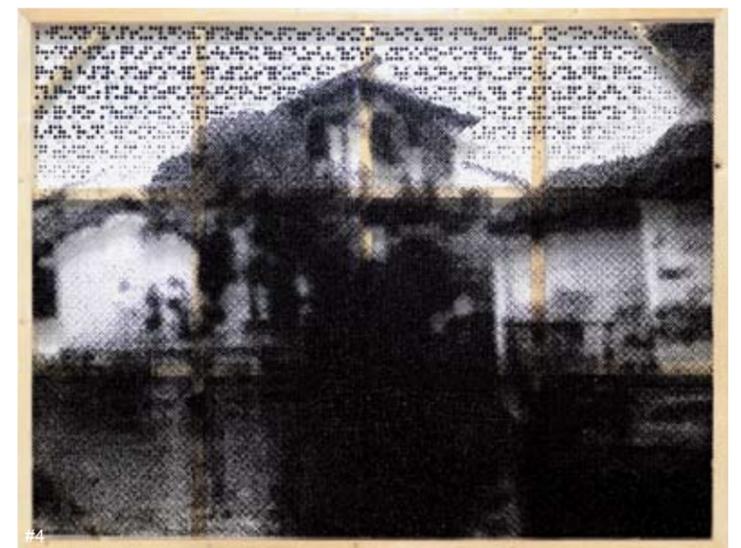
或许正是交流的技术，构成了交流的障碍。越是成熟而发达的交流技术，越是对交流构成障碍。成勇的作品，正是基于这点的考量——他注意到人和人的障碍本身，不是因为交流媒介的不充分和不成熟，恰恰是交流媒介的过于充分和过于成熟。人们完全陷入了交流媒介的陷阱之中。人现在不是在控制和利用交流媒介，而是相反，交流媒介反而控制了人。人们过于依赖交流媒介和技术了，而忽视了交流的实质：交流首先是身体之间的相互交流。恰恰是置身于这种交流技术之外的人——比如聋哑盲人——这些无法掌握现代交流技术的人，甚至是无法掌握语言文字的人，有时候反倒有一种奇妙的交流，有一种对障碍的克服——这种交流是来自于身体本身的交流，一种原初意义上的交流：触摸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成勇画出了盲文。盲文也是交流的初始技术，但是，盲文不是用来诵读的，不是用来观看的——盲文并不借助于嘴巴和眼睛。盲文借助的是手，借助身体的触摸器官，

盲文需要触摸。只有触摸，手的触摸，盲文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，盲文活在触摸中。同样，盲文本身也构成一个身体，它是凹凸的，是立体性的，是曲折的，它的身体，只有借助于手指的纤细摸索才能激活。不仅如此，对一般人而言，盲文还构成一个密语，一个神秘的暗语。它们有自身的严格使用范围，有自身的神秘气质。盲文，以及盲文的使用者，构成了一个自足的独特世界，这是一个依靠手来交流的世界，是一个触摸的世界——这个世界置身于视觉世界之外，置身于眼睛和语言的交流世界之外，置身于各种成熟的交流技术的世界之外。

现在，成勇将这种只能被触摸的文字，转换到一种被观看的空间中来。盲文，在成勇的作品中，变成了观看对象：盲文在被观看！观看盲文的人，却无法理解和触摸盲文！而理解和触摸盲文的文，却无法观看盲文！在此，盲文离开了它本该有的世界（盲人世界），只能变成景观，变成一个非交流的景观，变成了非文字！成勇一旦将盲文转换到视觉世界中来，盲文就变成了展示对象，变成了艺术材料，变成了视觉世界中的“奇观”，变成了被围观的“奇观”。盲文的身体，同那个负载着它们的女性身体一样，都成为视觉奇观。盲文身体和女性身体连为一体，这是两个身体的组合。它们都意味着被触摸。触摸身体和触摸盲文，这是一种奇妙的经验。但是，在这里，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：只有盲人能触摸（女性）身体，但是它看不到身体，反过来，非盲人能看到身体，但它不能触摸（女性）身体。触摸身体和看到身体——这应该是完整而纯粹的交流形式的两方面，但是，这种整全的交流在这里都不存在。盲文对于观看者而言，不再是书写，不再是表意，不再是记载和说明，它变成了理解的障碍之物——尽管它确实是一种文字，是书写，是记载和说明。反过来，非盲人世界的文字和书写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一旦它置身于盲人的世界，同样失效了：即便是音乐，即便是激进的叫喊，即便是现代酒吧中的喧哗，一旦置身于盲人的世界，就无效了。声音和一切交流的技术，对于盲人来说，都是多余的，都够不成交流的平台。成勇将沉默的盲文和喧哗的声音彼此变换了自身的语境，沉默的盲文对非盲人的观看者构成障碍，喧哗的声音对盲人构成障碍。不仅如此，成勇还将盲文和一般文字进行嫁接，编织成一种既非盲人也非一般文字的奇特文本——这样的文本，无论是对于盲人，还是非盲人，无论是置身于盲人世界，还是非盲人世界，都是障碍。

就此，交流技术——声音和文字——并非万能。但是情况远不止此。即便是在正常的非盲人世界中，声音、文字以及其他的交流手段，都可



能会变成障碍——那个酒吧中的喧哗，对盲人来说是障碍，对正常人来说，难道不也是障碍？成勇或许对交流（不仅是盲人世界的交流）持有一种深深的怀疑，尤其是对语言和文字持有深深的怀疑。或许，如今的人们的声音太响了，人们说得太多了，人们的书写文字太充分了——总之，今天是个表达过剩的时代。这个表达过剩的时代，同时也是一个交流过少的时代，表达过剩，或许正好意味着交流的障碍：越是有障碍，越是要表达；反过来，越是要表达，越是难以穿越障碍。或许，人们还没有学会沉默，没有学会沉默中的交流。在这个表达过剩的时代，人们或许遗忘了交流的沉默和交流的身体：有时候，交流并不需要声音，并不需要语言，并不需要认知。成勇迷恋于盲文这种形式，迷恋于一个特殊的交流世界，迷恋于一个沉默的世界，一个触摸的世界，一个手的世界——我们知道，沉默的触摸，或许是人类最好的交流方式。

- #1 年轻人 亚克力 成勇
- #2 无语怀念 软玻璃、丙烯绘画 成勇
- #3 喜庆 软玻璃、丙烯绘画 成勇
- #4 无语的怀念 软玻璃、丙烯绘画 成勇